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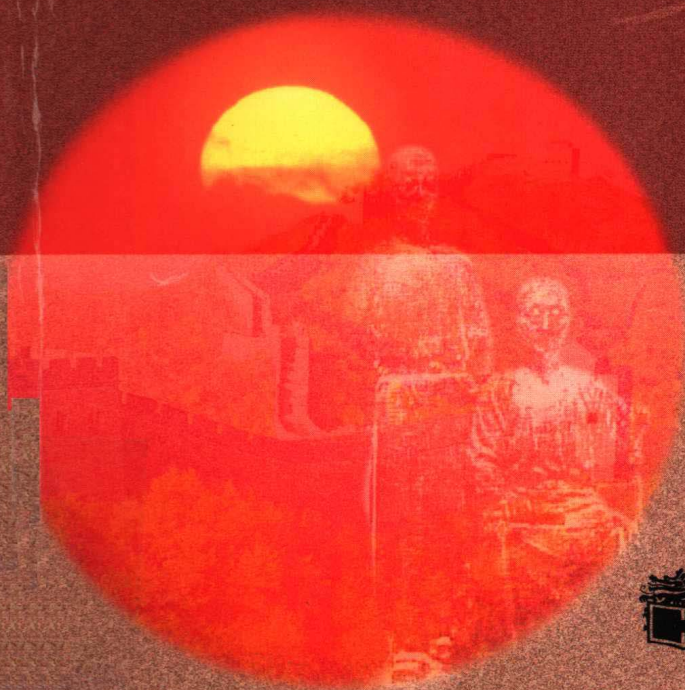


专升本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

训诂学

王 宁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

训 诂 学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李国英 李运富

作 者（依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立军

齐元涛 李运富

李国英 易 敏

黄易青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简称“专升本”教材）。本书是学习训诂学的入门书，主要向在职中学教师介绍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并选取了足够多的典型训诂材料加以阐释，包括古代随文释义的训释书、经过类聚的“小学”专书、从语言文字入手的专门考据三大类；又把古人所用的训诂方法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大类，并作了系统的分析和介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王宁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

ISBN 7-04-013865-4

I. 训... II. 王... III. 训诂—师资培训—
教材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737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82028899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9.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建立有利于初学者入门的 训诂学教学体系 ——编写说明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的教材。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训诂学复苏以来，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日渐显现，不止中文专业的课程结构中将其列入，其他有关专业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哲学史、科技史等专业，都逐渐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训诂学起步很早，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理论化的程度不足，初学者入门比较困难，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宗旨，是把训诂学中最基础的部分选出，引导初学者较顺利地入门。什么是训诂学最基础的内容呢？我们有如下考虑：

首先，训诂在古代是一种语文工作，因为系统的语文工作产生了大量的训诂材料，研究这些材料而形成理论原理，才有了训诂学。我们认为，发展到清代，才可以说有了理论意义的训诂学。学习训诂学，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从训诂工作、训诂材料逐步引发出训诂学的过程，否则，就不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分别对待不同时期的训诂体式，从而正确解读和运用训诂材料。这本教材第一章，就是为阐释训诂和训诂学历史发展脉络而编写的。

第二，训诂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读懂训诂材料，从而正确运用训诂材料，因此必须首先介绍原始的训诂材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训诂材料局限于训释材料，而且又以随文释义的材料为主，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训诂材料应当包括以下三种：随文释义的训释书，经过类聚的“小学”专书，从语言文字入手的专门考据。缺少了其中的一种，都很难全面吸收

各时期训诂的精华。教材虽是通论性质的，但也要让学生多接触训诂材料，必须注重语例的选用，数量应当足够，典型性更加重要，对语例的解俗也要特别注意。本教材的第二、第三、第五章，就是分别阐释这三种训诂材料的。

第三，历史上的训诂材料不是数学公式，古人作训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习惯。历来人们使用训诂材料出错，多半是由于不懂体例造成的。梳理训诂体例，是训诂学最基础的工作。过去，人们对体例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往往把体例局限在训释材料的惯用词语上，甚至把这些由汉代随文释义训诂材料显示的程式化用语称做“术语”。这些传统的训诂用语，本书也有适当介绍，但不认为它们是“术语”。术语的特点是含义单一，外延固定。诸如“曰”、“言”、“之为言”、“读如”等用语，即使在汉代的训诂书中，除了规范性很强的《毛传》使用比较一致以外，大部分是内涵和用法都很不统一的。这些程式化用语实际上无法概括不同训释的特征，是不能当术语来用的。而且，训释的种类繁多，不是几个特殊用语所能涵盖的，仅仅利用这些用语来了解训诂材料，必然挂一漏万，不是最全面的办法。我们认为，训诂的真正体例，是包含在它的原理之中的。所以，本书以阐释训诂原理为主，以便培养学生自觉地、知其所以然地运用训诂材料的能力。这本教材的第二、第三、第五章对三种训诂材料的阐释，都贯穿了用原理来解释形式的精神。

训诂学在当代，最大的推进，是把它的理论发展定位在语言学中词汇语义学的范畴内，所以，为了使现代人更清晰地了解训诂材料，更自觉地运用训诂材料，同时树立牢固的继承意识，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来解决汉语的词汇语义问题，本教材设了专章来阐释在科学语言学基础上的训释原理和考据方法。第四章阐释训释原理，这一章置于第二、第三章之后，是因为随文释义的训诂和“小学”纂集专书的训诂都是以训释的方式存在的，其中所包含的原理，由在这两章之后的第四章来进行语言文字学的讲

解。第六章阐释训诂方法，其实是词义考据的方法，也就是运用训诂材料探求和证实词义的方法。有些训诂通论对训诂方法罗列得很多，我们认为，就训诂的形音义互求的基本方法而言，以形索义主要是利用汉字形体考义，因声求义主要是遵循声音线索考义，比较互证主要是通过意义自身的系统考察未知的词义——这是训诂学方法的一种穷尽性的划分，其他的训诂方法，或者可以归入这三种，或者属于语言系统以外的方法，是不能与这三种并列的。

绪论主要介绍训诂与训诂学的特点、定位、分类及学习方法，是这本教材的开端；第七章讲训诂学的综合应用，即学习训诂学的最终目的——这一头一尾是相互照应的。

以上是对这本教材结构的说明。关于学习方法，在绪论中已经有专节讲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本教材实际上是学习训诂学的入门和初阶，所以，重点在于对训诂学基础理论的认定，在于如何能够创建一个科学的、有利于现代人入门的训诂学教学体系，一本好的教材不在知识量绝对的多和深，而在于把适合这个阶段学习的知识说透和把该给的材料给足。我们这部教材整整编写了两年，主要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反复斟酌。虽然如此，本书的内容和体例是否达到了我们设想的既要“适合”又要“说透”、既要“该给”又要“充足”，还要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希望同行专家特别是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和同学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不断修订，逐步完善。

王 宁

2003 年 7 月

目 录

绪 论	1
一、训诂工作与训诂材料	1
二、训诂体例与训诂原理	5
三、训诂学	9
四、训诂学的学习方法	18
第一章 训诂学的产生与发展	23
一、训诂的产生期——先秦两汉	23
二、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魏晋隋唐	29
三、训诂的更新与变革期——宋元明	36
四、训诂实践的兴盛与训诂理论的探讨期——清代	41
五、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近现代	52
第二章 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	63
一、随文释义训诂材料的体式	63
二、注释书中的训诂内容	76
第三章 训诂纂集专书	94
一、训诂纂集专书的性质和意义	94
二、训诂纂集专书的类型	105
三、训诂纂集专书的应用	113
第四章 注释原理	132
一、字与词的关系	132
二、义与训的关系	135
三、三种不同性质的训释	141
第五章 训诂考证的工作与材料	148
一、考释与证明综述	148
二、考证的两大类型	150
三、考证的结构	154

四、考音与考义	165
第六章 训诂考证的方法	178
一、以形索义	178
二、因声求义	182
三、比较互证	188
第七章 训诂学的应用	190
一、应用于文言教学	190
二、应用于古籍整理	204
三、应用于辞书编纂	217

绪 论

一、训诂工作与训诂材料

1. 训诂名称的由来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个时代都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都是运用当时的语言、使用当时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异而变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会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社会用字的不同要求和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更何况，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社会状况。这样，人们在阅读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的文献典籍时，就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汉代人去读先秦的典籍，已经感到不易理解；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先秦、两汉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前提是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隔阂。只有突破了语言文字这一关，才能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思想内容。因此，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这种工作古人称为训诂。

“训”和“诂”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作的《毛诗诂训传》（“诂”有的本子作“故”，二字音义相通）。书名中的“诂训”就是后来所说的“训诂”。二字的顺序当时还很灵活，说明它们还没有最终凝结为一个词，还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涵义。唐代的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雎》的疏中分别对二字作了解释。他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

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孔颖达从当时的训诂工作出发，阐明了“诂”和“训”的不同涵义，认为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法则：（1）“诂”是解释“异言”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是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古语。又如《方言》卷一：“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方言。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家，不但对前代的古语十分重视，对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2）“训”是“道形貌”的。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这就不只是以词来解释词，而且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达到疏通文意的目的。它包括对词的具体含义和色彩的说明、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修辞手法的阐述以及对古人思想观点和情感心理的发掘，内容十分丰富。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也不只是词，还包括句、段、篇。所以《尔雅·释训》以“训”命名，其中所训的有“张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等句子，甚至还几乎引用了《诗经·卫风·淇奥》的全篇。这种对句、段、篇具体含义的解释，就是“训”。可见，“诂”和“训”在当时是有着大致的分工的。但是，析言则异，浑言则同，当二字连用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即解释。因此，孔颖达又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对于语言的内容来说，无非是包含社会所公认的概括意义和运用者所取的具体含义这两个方面；对于语言的单位来说，无非是词、句、段、篇。所以，只需“诂”、“训”二字，“解释之义”就“尽归于此”了。

当然，对于“诂”、“训”二字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并不尽相同。如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说：“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所谓“重语”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叠音词，如《毛传》训为“和声也”的“关关”之类。马瑞辰将“训”解释为释“重语”，明显与孔颖达不同。而近代学者黄侃先生的解释，则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涵义。他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这种解释已经具有了词义系统的观点。在解释词义的时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义，即可以追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然后沿着词义发展的线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这样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解释。这些对“诂”、“训”二字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的认识差异。但事实上，从汉代把《毛诗诂训传》的“诂训”变为“训诂”以后，“训诂”二字就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称，不需要也不能够分开解释了，其涵义就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

2. 训诂工作

如上所述，训诂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所产生的成果就叫诂训材料。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密不可分。

训诂工作主要有三种：

(1) 注释工作。也就是用易知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古代难知难懂的文献语言，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工作。最早从事这种工作的是经学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注经来传经。这种工作大量出现于汉代，从一开始就是系统进行的。注释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文意训释和词义训释。这两种注释的区别不在于注释的单位，而在于注释的要点。词义训释是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而文意训释是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讲

解词在文中的具体含义，疏通句、段、章的思想内容。

(2) 纂集工作。纂集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字、词、义的分类工作，它的目的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编纂宗旨上，一是为了集中使用某些材料而编纂；二是在集中某些材料之外，还要通过编纂来证实某种理论。纂集标志着字、词、义不再依附各自的环境，而成为相互依附的一个群体，它们体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势，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初阶。特别是第二类纂集，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包含理论课题，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

(3) 考证工作。考证工作是考释和证明的合称。考释指找出已经作出的训释的原始依据，或对尚未作出明确训释的疑难词义进行探求，找出这个词在该文中的使用义，并用这个词义来疏通文意。证明则是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考释结果的正确性。任何词义考证工作都是边考边证的，因为考释的每一步都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据在考释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只是在考据有了结果后，需要一一罗列出来，以说服别人。所以，考与证并不是两个绝然分开的过程，而实际上也是很难分割的，只是在对考证结果进行表述时分开阐述而已。

3. 训诂材料

训诂材料指注释、纂集、考证等训诂工作的成果。

(1) 随文释义的注释材料。训诂材料先于系统的训诂工作产生。如《国语·周语下》叔向解释《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说：“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这个解释在系统解释《诗经》的《毛传》、《郑笺》之前，更在系统解释《国语》的注解之前。

尽管在系统的训诂工作之前已经有了零星的训诂材料，但是，大量的、系统的训诂材料，却是因训诂工作而产生的。有什

么样的训诂工作，就产生什么样的训诂材料。注释类训诂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附在文件正文后的注释，前人所称的“传”、“说”、“解”、“诠”、“疏”、“证”、“微”、“诂”、“注”、“义证”、“正义”等，都是随文注释的名称。

(2) 纂集类训诂专书。纂集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是根据一定的原则纂集编排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例如依物类分篇汇集同训词的《尔雅》，依照据形说义原则用部首统帅文字的《说文解字》，专门纂集声训以明语源的《释名》，沟通方言词与标准语音义的《方言》等，都是最早的训诂资料集或训诂专书。这些专书尽管经过纂集、编排，已经类聚到一起了，但它们的基本形式仍然是词语的训释，与前一类训诂材料在微观形式上是相同的。

(3) 考证材料。考证工作所产生的训诂材料，早期是用二度注释，也就是以“正义”或“疏”的形式存在的。例如，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的有些内容已是考证。考证盛行于清代，清代的考证大多以笔记和杂记的形式存在。一些大家的考证已经汇成专书，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也有的直接以“考”命名，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陔余丛考》、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虽属于历史或法律方面的考证，但也是建立在训诂字词考证基础上的。还有的夹杂在日记式的随笔中，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其中可以提炼出的训诂学内容很多。

二、训诂体例与训诂原理

1. 训诂体例

训诂体例是指训诂工作中所运用的训诂体式和条例。传统训

诂学中训诂体例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觉的体例，一种是自然的体例。

自觉的体例是训诂家在训诂工作开始时就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它体现为固定的表述格式和程式化的用语。这种体例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对训诂材料的归纳是有系统的，其格式和用语可以起到对相应的语言现象进行归类的作用。例如，《说文解字》的部首一律用“凡某之属皆从某”表示；前四书的说解都用“象某形”、“从某从某”、“从某某声”等程式化用语；重文中的古文、籀文、或体等也都有固定的表述语言。这些都是《说文解字》所开创的独特的说解体例。再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以字词为训释的基本单位，以较为严格的程式化注释用语，来显示被释字词与训释词语之间的各种音义关系。词义明则句义明，句义明则文意明。从而形成了典型的说解式注释体式，其目的是从考察字词的客观音义出发，来恢复古代文献的原貌。

自然的训诂体例缺乏理论的一贯性，是训诂家由于对材料的把握比较熟练而自然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程式化语言格式。例如《尔雅》的惯用注释格式“曰”、“言”、“谓”、“之为”等。这些用语在此书的涵义并不适用于任何地方，也不是凡有这些现象的地方都用同样的表述语言，所以很难归纳成严格的术语。又如，古代训诂材料中的“通”与“同”，也用得比较混乱，除了可以用于表述一部分异体字外，还经常表述同源通用字与同音借用字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产生于同源词分化时推动孳乳造字过程中，因分化未成熟、分工未严格而形成的源字与孳乳字的自然混用现象。它表现在汉字书写上，实际上反映的是词汇发展问题。后者则是在书面语与口语交替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为换字书写，是汉字音化符号的使用，属文字问题。将这些不同的语言现象混用“通”和“同”去指称，很容易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混乱。这种自然的训诂体例不适于直接用来进行理论归纳，而必须排除那些表面的格式和用语的干扰，来归纳隐藏在它

们背后的内在条例。训诂学研究条例，目的就是要从中发掘理论原理。黄季刚先生所说的“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就是要从体例的归纳起步，达到阐明理论原理的目的。只归纳体例，不阐明理论原理，那是训诂材料学的任务，而没有进入理论训诂学。

2. 训诂原理

训诂原理指从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中总结出的文献词义理论。它包括对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对文献词义的存在形式、运动规律、特点性质的科学论述。

要想使训诂学从纯经验性的技艺走向具有系统理论的科学，就必须进行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早在清代，训诂家就已开始了原理的探讨，尽管由于受到当时学术发展的总体局限，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甚至有的反而越弄越糊涂，但他们将经验训诂学引向理论训诂学的尝试是可贵的。他们在大量成功的训诂实践中，摸索出很多已被验证而且行之有效的经验。而正确的经验中便包含着科学的原理。其中的有些原理，也已陆陆续续为他们所论及。只是总结未能尽善，归纳未能全面，论证未能系统，因而其中难免还夹杂着一些模棱两可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未经剔除的错误之说。只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经过系统的论证，便会出现一批来源于实践，又被实践检验过，从而切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原理。

有了训诂原理的指导，训诂实践将会变得更加科学，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糊涂认识也将逐一得到澄清。例如，“反训”问题（即所谓“反义同词”现象）一直是训诂学家所非常关心的，但由于以前缺乏理论的指导，只是在一堆分析和归纳都不透彻的训诂材料里打转转，以致大家在这一问题上争讼不断。要想解决这些纷争，就必须从原理上对这种现象加以阐明。如有人根据

《方言》“苦，快也”的训释，认为“苦”兼有“痛苦”和“快乐”二义，为反义同词。这种说法违反了这样一个原理：任何训释所体现的都是义项和义项的关系，也就是说，训释的单位是义项。但是书写训释的却是无法区分义项的字，这样，在理解训释时，便时常会出现偷换义项的错误。“苦”的本义是一种味苦的菜，引申为一种刺激性强烈的味道。古代的苦相当于今天的苦与咸两种滋味。古代苦味于五行中属火，《礼记·月令》在谈到孟夏之月属火时说：“其味苦，其臭焦。”注：“火之气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这说明苦味强烈，由于通感的引申而有了“急”义。《庄子》、《淮南子》都以甘味为缓，以苦味为急。因苦味刺激性大而又引申为情感痛苦。而“快”则有“欢喜”和“疾速”两义。《方言》“苦，快也”，是“苦”的“强急”义和“快”的“疾急”义的对当。如以“苦”的“痛苦”义与“快”的“欢喜”义对当，便偷换了义项而有了反义，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运用训释材料，要把训释词与被训释词都具体到义项，才无偷换之虞。

再如，有人认为“臭”（xiù）兼香、臭（chòu）二义，应属于反义同词。这种说法的错误性也可以从原理上得到证明。古代训释以字为单位，但字与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整齐关系。两个意义同一书写形式，并不一定共词。比如，已分化的同源字又互相通用，虽然仍写作同一个字，却不是同词。尽管两义在分化前可能有共词的历史，但分化本身便说明共词在表达上的不便。何况，它们分为两词已由必然变为已然，就更不能以共词看待了。“臭”在古汉语里当“气味”讲，是中性的名词，以后引申为“闻味儿”，成了动词，分化出一个“𦘔”（后简化成“嗅”）字来。气味有香味，又有恶臭，“恶臭”义曾由“臭”分化出来，写作“𦘔”，是个贬义的名词。后来，“臭”的中性意义彻底消失了，只剩了“恶臭”的意思，“𦘔”字失去对立意义，便被淘汰了，仍写作“臭”。在“𦘔”分化的阶段，因为没有同时分化

出一个褒义词，“臭”仍是中性的，有时用作褒义，但这并不能看作褒贬义共词，只能认为是中性词用作褒义，与贬义的“殍”因历史的积淀而共存过，因此不在反义共词问题讨论之列。可见，如果把传统训诂学中的遗留问题用原理的标准去衡量，是是非非就可以有个明确的说法了。

训诂原理是既往训诂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训诂工作的指导。训诂学的专业工作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二是发展。介绍工作分三方面进行：①介绍既往的训诂材料。也就是对古代注释书和训诂专书的条例加以归纳整理，以便今人阅读；②介绍训诂发展历史。也就是介绍历代训诂的主要作者和著述的成就，说明这项工作和这门科学的发展脉络；③介绍前人已经发现和阐述过的训诂原理。发展工作分两方面进行：①进行新的训诂工作，积累新的训诂材料；②探讨新的理论课题，使训诂理论不断更新、加深、系统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训诂研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对训诂原理的探讨和阐明上来。

三、训 诂 学

1. 训诂学的内容和范围

弄清楚什么是训诂、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什么是训诂学了。训诂学是以前代训诂材料和前人的训诂工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训诂学和训诂密不可分，因为有训诂，才会有训诂学。但训诂和训诂学又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工作和材料，后者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科学。黄侃先生对此曾作过辨析：“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